

# 城市接管亲历记

中国文史出版社

全国政协暨北京 天津 内蒙古 吉林 上海 江苏  
安徽 山东 河南 湖南 广西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宁夏 沈阳 南京 武汉 广州 成都政协文  
史资料委员会编

# (京)新登字第 107 号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城市接管亲历记/《城市接管亲历记》编委会编.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9. 7

ISBN 7-5034-1017-5

I. 城… II. 城… III. ①革命回忆录-中国②城市-人民  
政府-中国-史料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22995 号

---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 23 号

印 刷: 北京梨园彩印厂

装 订: 北京梨园彩印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4.625 字数: 639 千字

印 数: 2000 册

版 次: 1999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 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 目 录

- 解放哈尔滨····· 刘 达( 1 )
- 忆济南特别市····· 狄井芾( 19 )
- 解放初期的济南市商会····· 济 文( 23 )
- 四进长春····· 曹 瑛( 40 )
- 光复后任长春市长的经过····· 刘居英( 56 )
- 长春的接管与改造····· 张树范( 64 )
- 接管长春前后的统战工作····· 徐 慎( 72 )
- 接管长春市广播电台的第一个回合····· 王一知( 93 )
- 开封解放初期工作回顾····· 刘玉柱( 96 )
- 忆开封解放初期的工商工作····· 刘明远( 104 )
- 接管沈阳····· 齐守成( 112 )
- 接管天津市政府····· 宋祝勤( 121 )
- 在市长办公室工作的日子里····· 周 铎( 127 )
- 接管天津法院····· 王笑一( 132 )
- 接管时期的区街工作····· 吴 明( 140 )
- 在天津从事外事工作的回忆····· 章文晋( 148 )
- 回忆天津接管时期的文艺工作····· 陈荒煤( 152 )
- 接管天津金融业的回忆····· 尚 明( 158 )
- 接管金融管理局 建立证券交易所····· 孙及民( 166 )
- 追忆接管天津商业的工作····· 王文波( 177 )
- 解放初期私营银行增资琐忆····· 杨纪年( 195 )

党引导我走上光明大道·····	资耀华(199)
黄敬市长虚心接受意见的一件往事·····	陈路得(204)
从旧职员到新干部·····	杨骏昌(208)
共同走进新时代	
——忆解放初期的天津知识界·····	赵今声(212)
忆我和黄松龄部长的接触·····	潘承孝(218)
“掌握时间”·····	李世瑜(223)
新旧社会两重天·····	马三立(226)
回忆一次活泼的大会·····	杨思慎(229)
解放初期采访忆旧·····	陈 珍(232)
回忆安庆青年文工队·····	罗本隆(239)
解放初期的合肥·····	戴 健(248)
我被任命为北平市副市长·····	张友渔(256)
北平解放初期琐记·····	张文松(263)
采访北平市第一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陈寿儒(275)
主席、总理关怀统战工作二三事 ·····	张友渔(279)
北京市公安局建立前后·····	刘 涌(285)
解放前后的思索·····	丁岚生(310)
黎明前后的回顾·····	徐 澍(317)
回忆新中国第一个区人民法院·····	梁文茜(321)
封闭妓院的片断回忆·····	陈心濂(328)
回忆北平的财经接管工作·····	戎子和(341)
“粮老虎”落网记·····	彭 城(365)
“四面八方”政策和北京市第一个劳资集体合同·····	傅鉴堂(372)
关于收回北京外国兵营的斗争·····	李正修(378)
接管北平文博单位始末·····	于 坚(388)
在周口店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贾兰坡(404)
我与北京市的公共卫生工作·····	严镜清(408)

解放·····	于是之(417)
华北大学在北平·····	陆 迅(422)
邓小平解放初期在南京·····	陆庆良(434)
降服“野马”	
——回忆解放初期南京的金融工作·····	周家让(445)
南京市军管会敌伪物资清理处的工作概况	
·····	刘 峰 张士雄(451)
筹建南京邮政局·····	张亚平(455)
解放军接管南京电信局亲历记·····	王正元(459)
在中山陵执行的一项特别任务·····	刘志诚(464)
接管南京市文教系统和“总统府”的回忆·····	朱明镜(467)
参加接管原国立音乐院的经过·····	蒋向红(477)
回忆南京解放初期的肃特斗争·····	秦 杰(484)
忆前埃及大使馆抢劫案的侦破经过·····	王 忠(492)
南京解放初安置失业知识分子述略·····	周济宾(498)
接管武汉前后·····	张平化(504)
接管汉口地方法院的经过·····	边征民(507)
码头改革的前前后后·····	武文士(513)
武汉解放初是怎样稳定物价的·····	程 华(522)
回忆上海解放前后我的亲身经历·····	赵祖康(526)
接管上海的日日夜夜·····	周 林(542)
陈毅同志揭开新上海历史第一页·····	周而复(561)
接管官僚资本银行概述·····	陈 穆(582)
稳定物价的四个回合·····	梁志高 李聆音 厉 璠(594)
团结共事 建设湖南·····	黄克诚(613)
巩固新政权 建设新湖南·····	王首道(619)
绥远和平起义后实现解放区化、解放军化的历程·····	董其武(628)
回顾解放初期银川市的民主政权建设·····	纳长麒(658)

- 解放初在中共广州市委工作的日子…………… 林克泽(665)
- 回忆解放初期贵阳市政府的工作…………… 杜恩训 陈 军(670)
- 回顾解放初贵阳市的税收工作…………… 李文斋(680)
- 回忆接管桂林…………… 段远钟(691)
- 桂林解放初期的货币斗争…………… 尹炳章(698)
- 重庆解放与接管…………… 陈锡联(704)
- 重庆市的社会改造…………… 马永明 洪帮仁 徐 襄 孙 曙(712)
- 回忆重庆解放初期的金融工作…………… 白银彰(725)
- 接管旧法院和成立人民法院的回忆…………… 董品瑄(734)
- 迎来了新时代
- 忆成都市工商、金融的接管…………… 马士弘(744)
- 建立宜宾新政权…………… 陈中民 卢彦山 程 超(761)
- 解放初期云南接管工作概述…………… 吴志虹(768)

# 解放哈尔滨

刘 达

## 一、解放哈尔滨

1946年3月以后，国民党在北满组织的伪军土匪大部被肃清。我军除三五九旅外，黄克诚同志率华中一个师，也进入北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扫荡了三肇地区的土匪武装，解放了一批县城。同时由于我们执行了反奸反霸，分“开拓团”和“满拓团”的土地给群众的正确政策，群众已初步发动起来，部队迅速扩大。由于我军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战略战术，北满地区城乡形势均有明显好转。

大约在1946年3月末或4月初，我们得知苏军已决定于5月内全部撤出东北。为了在苏军撤走时，我军能立即占领哈尔滨市，北满领导机关又从通河迁回宾县。1946年4月初，我受分局派遣，从宾县经呼兰越过正在融冰的松花江进入哈尔滨市，找到留在市内的王友、毛诚等同志，说明了我的任务：一是探听苏联红军撤走的确切日期；二是探听他们对我们进驻哈市有什么意见；三是切实了解一下国民党在哈尔滨

市到底有多少地下武装力量。

我在哈尔滨停留了四五天后，直接返回宾县城。这时我们的武装力量和机关工作人员已全部集中在宾县城，根据我了解的情况，北满分局决定进占哈尔滨市。

### 各界人士要求我军进驻

1946年4月25日前后，听说苏军统帅马利诺夫斯基的总部已撤到哈市，我军就缓缓向哈尔滨市三棵树区移动。就在这个时候，哈尔滨市工商学各界头面人物30余人，其中能记得的有孙世琨、徐信之等来到宾县城，求见陈云同志，请求我军早日进入哈尔滨市，维持社会秩序，并避免在市内发生武装冲突，使人民遭受生命财产损失。凡这类事，陈云同志规定一个原则，要我代表他见面。因为我经常去哈尔滨市，在上层人物中，我和一些人都互相认识。我和他们见面后，看了他们带来的请愿书，按照陈云同志的指示，首先表示热烈欢迎，并接受他们的请求，让民主联军早日进驻哈尔滨市。

在接见交谈中，只遇到一个问题，就是避免发生武装冲突问题，这是他们前来请愿的主要目的。我按陈云同志指示，说明我们民主联军绝不愿同室操戈，我们希望哈尔滨能和平解放。这个问题关键不在我方，要看国民党地下军是否抵抗，如果他们不加抵抗，我们就保证不进攻他们，以保障全市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这些代表对哈尔滨市的情况比我们了解得清楚。他们一口答应，担保对方不会抵抗。后来又谈了一些情况，他们才说明，除了那200多名伪军改编的保安队外，所说的国民党地下军多少多少，只不过是写在纸上的数字。而且那200多名保安队，现在已开始脱掉军衣，陆续向江北逃跑，根本没有抵抗的可能性，请我们放心。我把这些情况向陈云同志汇报，陈云同志认为所说情况基本可信，可以达成口头协议。



## 解放哈尔滨

大约4月20日,驻防在三棵树的苏军已全部撤到哈尔滨市中心区,我军即进入该区。4月27日前,我们还在考虑如何对待国民党派到哈尔滨市准备去“接收”牡丹江、合江、北安、黑龙江等省100余人的接收大员们(他们住在哈尔滨市一所中学校内),但到了27日,他们把市政府的重要东西席卷一空,全部随苏军撤往海参崴,然后乘轮船回到上海转南京老巢去了。他们没有带走本地收容的汉奸、土匪(个别人除外),叫他们分散逃往北平。北平解放后,这些人被解回哈尔滨市,受到了他们应得的惩处。

1946年4月28日,苏军后卫部队离开哈尔滨市。我军先头部队几乎是同时进入哈尔滨市,未放一枪,解放了哈尔滨市。由于事先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无论是机关还是部队,都可以说是径直进入原定的驻地,应当控制的重要地点立即加以控制,未发生任何紊乱事情。

## 二、要管理好哈尔滨市

### 出任市长

本来在宾县时,北满分局已决定派我担任哈尔滨市市长。进入哈市一周后,我才到市政府就职,因为这个期间,有一些问题需要在党内统一认识,还要听听群众的反映,对伪满及国民党接收后遗留下来的1200多名市政府工作人员如何安置,各局局长应聘请哪些社会知名人士出任等都需要研究。

5月3日,我经松江省政府正式委任(当时我叫刘成栋)为哈尔滨市市长,并即日到位工作。在何治安先生陪同下,我听取了原国民党市政府一位秘书处长的汇报。他主要介绍了原市政府有几个局和局长的情况,随后引导我到各局与工作人员见面。我讲了几

句话，希望大家努力工作，奉公守法，不贪污，不营私舞弊；我们对大家一视同仁，有功则赏，有过则罚等等，主要是安定人心。

4月28日我们进驻哈尔滨市时，上级分配给市委的干部，我记得不到40人。其中有近30位同志被分到各区去，组成工作队做群众工作了。所以，我到市政府上班的第一天，只带一名警卫员魏子明同志。

过了五六天，我记得是毛诚同志提出，不能叫刘成栋一个人带个警卫员去当市长，这才决定派郭霁云同志到市政府给我当秘书，我才有了一个助手。

不久，张观同志到市政府主要抓支援战争的工作。这是我们当时的首要任务。我们除收集各种战争物资之外，还得筹集军费，安置伤病员，并准备安排即将由长春撤来的东北局领导机关等等。后来，东北局派到哈市工作的主要干部有市政府秘书长刘披云、公安局长陈龙、教育局长蒋南翔，还有饶斌、朱其文、陈一凡等同志，他们都是市委主要成员。

1946年5月下旬，东北局撤到哈市后，北满分局即撤消，合并到东北局。哈尔滨市政府的重要工作，直接由东北局决定。一些重要工作，我必须向陈云同志请示汇报。陈云同志去东满分局任书记后，就向李富春同志请示汇报。后来，王稼祥同志病愈由苏联回国，到哈尔滨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我又经常向王稼祥同志汇报。当时，东北局对哈尔滨在解放战争中的作用是相当重视的。

1946年10月，由于支援前线的战勤任务紧迫，建立了新的区政府，委派了新区长。街道政权的建立比较复杂，随着发动群众的深入，经历了多次的调整和改造，才逐渐完善起来。

### 面临困境

哈尔滨在历史上是一个商业、外贸城市，农产品加工业比较发达。大商店可以直接从国外进口货物，并向全东北中小城市批发。

大约有七八家大的火磨(制粉)和十三四家较大的制油厂。其他工业除了中长铁路的附属工厂外,只有一些为农产品加工服务的中小工厂。但是这些工厂经过日伪 14 年的统治,已日趋衰败,国外商品来源已完全断绝,本市能够制造的小商品也因日本经济掠夺而无法继续生产。整个哈尔滨的经济处于日渐衰退的情势之中。工厂、商店停业,工人、店员失业的很多。当时,哈尔滨的粮食、燃料、动力都很紧张,物价上涨很快。尤其是国民党军队占领小丰满水电站后,切断了哈尔滨的电源,当时哈尔滨市虽然有一个发电厂能发一点电,只供铁路和主要工厂、机关照明,市民已无电照明。全市的日供水量只有 5000 吨,市内公共交通工具基本断绝。

我军撤出四平后,东北局领导机关又撤出长春。国民党军队在美国支援下,直下长春,大有一举吞下全东北之势。这时,我们也做了撤出哈尔滨的准备。

当时我们的工作非常紧张。一方面要把军事物资、老弱病残和一些非战斗人员撤走;另一方面要准备对可能被敌人利用加强其作战能力的设施进行破坏。这个任务交给王友同志负责。经研究,需要破坏的首要目标是松花江大桥,交由卫戍司令部参谋长王亢同志负责执行,先在桥墩上凿洞放好炸药,准备由最后撤出的部队引爆。

还有一些既可军用又可民用的设施,是否也加以破坏?就有争论了。我记得当时争论最激烈的是铁路大转盘(机车调头设备),有的同志主张破坏,王友同志坚决反对破坏,结果市委决定保留。

1946 年端午节前两三天,陈云同志通知我随他一起撤走。我认为我应随卫戍部队最后撤离哈尔滨。陈云同志告诉我,这是前线指挥员的意见,你必须照办。我不得已,出了个市政府端午节放假三天的布告。我三天未到市政府去上班,等待随陈云同志撤退。

在准备撤退的时候,哈尔滨市的知名人士李国钧特意问我,他是否跟我们走。他说:我跟你们走,打仗的时候就成了累赘;我若不

走国民党来了，把我抓起来、关起来都不要紧，如果国民党逼我讲共产党的坏话可怎么办？你们在的时候，我说共产党好；你们一走，我又说共产党不好，我的人格在哈尔滨就丢尽了。

我把李国钧的思想向陈云同志作了汇报，陈云同志让我转告李国钧：我们不怕麻烦。如果李国钧跟我们走，一定照顾好；如果国民党来了对他没有什么危害，也可以留下；在今后的民主革命中是会再见面的。

后来我军在长春以北伏击歼敌两个精锐团，国民党军气势稍减，退回长春，只派少数部队在陶赖昭与我军前哨隔江对峙（陶昭赖铁路江桥已被破坏，形成以江划界的局面）。这时，我军在辽南、安东、临江一带尚有相当一部分主力部队和广大游击队、游击区，与北满相呼应，造成敌人腹背受敌，不能集中力量对付北方的有利形势，对巩固和发展北满根据地起了重大作用。因此，我们没有离开哈尔滨。

我们在哈尔滨站住了脚跟，但天灾人祸却不断发生。1946年8月，南满传播的霍乱传入哈尔滨市郊区，9月又发现了鼠疫病人进入哈尔滨。我们就是在外有国民党军事进攻的威胁；内有经济衰退和潜伏的反革命分子伺机暴乱，以及严重威胁根据地建设的疫病及群众对共产党政策不了解不信任的环境中开展工作的。

### 恢复生产 安定民生

管理像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在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我们刚进城，对管理城市缺乏经验，因此在一部分干部中，对有些问题持不同看法，产生一些争论，意见一时不能完全一致的现象是很自然的。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哈尔滨一定要恢复生产、安定民生、支援解放战争。

进入哈市后，我们最大的困难是缺钱。我们筹了两次款，约四五千万元钱，真不算少！但首先送给前方的部队用。后来我们的银

行发行了东北流通券，开始老百姓不认，不卖给东西，不使用。于是我就找陈云同志，请陈云和张永勋讲讲，把没收的敌伪财产和军队的粮食、食盐给市政府一批，我开个“民生公司”卖这些东西，专收东北流通券，提高东北流通券的信用。陈云同志同意了。我们就在道里区开了个“民生公司”，请市政府一位旧职员当经理，赵光朴是副经理。我们很快又在道里、道外设了几个分公司。我们手中有大量农产品和其他生活物资，又从通河把大批木材沿松花江运来哈尔滨出售。这样一来，东北流通券慢慢地就有了信用，开始和伪满的“绵羊票”、苏军的红军票——“大红袍”同时流通。但是我们的票子还较软。后来粮食、煤炭经我们手，源源不断运到哈尔滨以后，东北流通券就逐渐稳定了。

1946年9月2日，东北银行迁到哈尔滨。叶季壮、王首道同志是东北财经委员会的负责人，对哈尔滨的财经工作支持很大。我们刚进哈尔滨，群众不了解我们。有的人散布说，我们是兔子尾巴——长不了。许多人都不相信我们能治理好城市，能站住脚。有钱的人囤积金子，作黄金的投机生意，使金银首饰的价格波动很大，扰乱了市场。叶季壮同志让市政府调查一下，估计哈尔滨能销多少金子。我找了一些熟人了解，他们说不会有多大销量，最多不超过二三万两黄金，卖出2万两就把票子吸干了。当时东北银行存有4万多两黄金，下决心抛出2万两。那时人们有个心理状态：黄金越涨价越买，价格逐天涨，买的人越多，我们就敞开卖。黄金由东北银行每日挂牌定价，公开出售，卖到一万七八千两就落了价，而且落得很快。原来抢购黄金的人又争先恐后地抛卖黄金，不到一个月我们卖出的金子又都买回来了，还挣了钱。这么搞了两次，作黄金投机生意的人就不在黄金上打主意了。至今，我还感激叶季壮同志。

1946年8月初，国民党政府突然下令停止使用面额为百元以上的红军票（苏联红军票，是苏联出兵东北，根据苏联政府和国民

党政府的协定，由苏方发行，国民党政府担保的），企图把红军票赶向解放区，扰乱我们的经济。松江省政府和哈尔滨市政府不得不立即停止在解放区使用百元票面以上的苏联红军票。

对伪满票，东北行政委员会在1947年1月8日决定：于1947年1月15日起停止使用。在此之前，解放区早已很少见到伪满票了，因而对人民生活和市场都没有大的影响。

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工矿处处长刘向三的支持下，我曾到鸡西买进了几万吨煤，通过铁路运到哈尔滨，供应发电厂和居民过冬用，解决了燃料问题。

在日伪统治时期，哈尔滨发电厂有两台日制5000瓩火力发电机。我军进入哈市时，两台各有一端损坏，均不能运转。在国民党占领吉林，切断小丰满电源后，为克服电力奇缺的困难，支援解放战争和安定人民生活，发电厂工人刘英源大胆提出一个建议：把两台电机未坏的一端接起来，成为一台完整的发电机。这两台电机原来称为五号和六号机，按刘英源同志的话说，叫“小五小六结婚”。经过研究，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要冒风险。我听到这些情况的汇报后，考虑现有两台电机都不能发电，不妨冒险一试。在刘英源和广大工人的努力下，1947年3月25日哈尔滨发电厂终于修复了发电机。在发电那天，群众欢天喜地地说：“国民党掐断了电源，共产党又给了我们光明。”这不仅帮助人民群众初步解决了照明困难，也为恢复生产提供了电源。

哈市的自来水主要从松花江取水，经水厂消毒后供市民饮用。日伪统治时，水厂用的消毒药品是由大连运来的。我们进城后，哈尔滨和南满的铁路交通已中断，哈市的自来水无法消毒，成了威胁全市人民生活的重大问题。为此，我们采纳了自来水管厂的日侨、苏侨工程师的建议，用静电沉淀消毒，自来水很清，解决了哈尔滨的一个大问题。

通过开展劳模运动、生产立功运动，到1948年哈尔滨解放两

周年时,哈尔滨国营企业的发电量、日供水量都增加了两倍多,电车日出车数近 30 台,每天都有七八万人次乘坐电车。

解放战争时期影响市民生活最大的问题是粮食。开始市内去外县筹粮,甚至要武装押运。物价上涨,粮价带头。除了市政府组织的“民生公司”低价卖粮食,“东兴公司”也为了解决哈市军民用粮,从北满各地向哈尔滨调运粮食,加工为成品粮和豆油,按公定价格出售。1946 年冬粮价突涨时,“东兴公司”曾在 3 天内抛售出 340 多万斤粮食,把涨势平下来。为使粮价不失控,加强粮食市场的管理,市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粮贩分别集中到指定的 8 个市场,以便集中管理;组织了市民粮食消费合作社;对私人存粮食搞过登记;对工人实行保证实物供给的工资制。有时哈尔滨的粮价还低于外地。在整个解放战争中,东北局对哈尔滨市的粮食供应是必保的。

组织生产自救。政府支持被服、毛皮、建筑、渔业等行业的手工业劳动者组织起生产合作社;发展 3 万多纺纱户,经常有两三万妇女为前线做军鞋。这样做不仅支援了解放战争,还能以工代赈,增加市民的家庭收入,也为一些失业者创造了就业的机会。松江省政府、哈市政府还组织动员因农村一度匪患猖獗逃进城市的农民和贫困的市民近 3 万人到外县从事农业生产。政府为了使这批人到农村能安心生产,给他们购买了必要的生产工具、种子,还为他们备好了必需的生活用品。

由于在历史上哈市曾发生过大的鼠疫,当 1946 年哈市发现疫情时,东北局、民主联军总卫生部、哈尔滨市委、市政府都极为重视。我以市长的名义特聘医学博士阎德润担任市政府卫生顾问,组织了市防疫部,还有卫生局长张柏岩,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我们从 1946 年 9 月 20 日到 12 月 10 日,约为 44.45 万人,注射了防疫针,自制疫苗 42.35 万西西。经过我们的工作,使一场严重危害根据地建设的疫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同时,经过这一年的防疫工作,也

取得了一定的工作经验,为以后的防疫工作和群众性的大清扫讲卫生活动,打下了基础,工作也比较主动了。

进城之初,各部队在哈机关、办事处都各自搜集或加工、订货制作军用品。后来哈尔滨市的军工、军需生产,均由市政府统一组织和安排。市政府协助军工、军需部门建立了直属的军工、军需工厂,把市政府已接收的敌伪的机械集中起来,在南极街组成了哈尔滨铁工厂,动员和组织了一大批人参加军工、军需生产。那时的老工人技术水平很高,给军队做了上千门六〇炮和上万发炮弹。那时最困难的是没有电线,以后又建立了电线厂,做了一些编织机,织电线的绝缘包皮。在这段工作中,市政府协助民主联军在哈尔滨主持军工生产的何长工同志,主持军需生产的张永励同志,胜利地完成了军工、军需生产任务。

市政府还组织私营加工机械厂,生产军工产品,组织被服业、衣服业、毛皮业为部队生产军装。市总工会、市妇联和各级政府都积极地参加了这项工作。当时组织起不少人纺纱、织布、絮行、做军鞋等,形成了群众性的军需生产局面。仅1948年就完成了60万套棉军服和军大衣的生产任务,为部队不断扩大军用品的需要作出了贡献。

另外,哈尔滨市人民在组织战勤民工、汽车司机支前、战地医疗队、出动胶轮大车运输、输血救护伤员等方面也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 建立革命新秩序

哈尔滨刚解放时,社会秩序很乱,匪患猖獗;封建会道门、大烟馆、妓院、赌场还没来得及肃清;国民党留下的一批特务、地下军等经常搞反动宣传,搞破坏活动,市内发生过几次绑票和杀人事件,人们在夜间没有安全感,总得防备出事。

卫戍司令部和公安保卫部门做了大量工作,成绩很大,侦破了



很多案子。哈尔滨公安武装肃清了“北海”、“方有”、“于兴随”等大大小小的匪团近百伙。

在调查敌伪财产情况时，我们发现了敌情。张永励（吉黑军区后勤部部长）派佟琦（吉黑军区后勤部调查科科长）打入国民党新编二十七军，抓到了该军中将军长姜鹏飞，同时得知国民党特务李明信正要暴乱。由于我军早有准备，8月28日将这股反革命分子一网打尽了。

我们还取缔了妓院、赌场，维护了社会治安。妓院、赌场不仅是藏污纳垢之所，而且还是各类反动分子的窝藏之地。1946年冬的一天夜里，我们突然包围了妓院，用强制的办法把妓女送往矿山林区。由于当时工作不细，思想工作未跟上，后来跑回来一些。北平解放后，也用过此法，由于工作细，效果比我们好得多。

哈尔滨解放初期就创办了劳改农场，组织服刑的反革命罪犯、刑事犯参加生产劳动。我记得是在王怀安同志任市法院院长的时候，市里有上千名犯人。把这批犯人迁到香坊，规定每个犯人每天开3分地，超额完成任务的给予物质奖励，很快就建起了拥有300多公顷土地，主要种稻田的香坊农场。这样既改造了犯人，又创造了财富，很多犯人在这里经过改造被释放了。在这段工作中，初步摸到了改造犯人的门路。后来哈市秩序逐渐稳定，犯人少了。天津解放后，还从天津转来近千名犯人到香坊农场劳动改造。

哈尔滨解放后，要不要把一切旧的秩序全取消？这在当时一部分干部中是有争论的。在市委一次会上，有的同志认为旧社会的一切秩序都应该取消，因为那都是为了统治人民群众的。当时我苦苦思索，想不出反对这种意见的理论根据，后来我提出：对秩序要有分析，不能说都是对群众不利的，比如，汽车到喇嘛台时，必须从那里转过来才能通行的交通秩序，还有邮电通讯等等。虽然是旧的秩序，但对人民是有利的，不能取消。在任何城市都不能采取简单的办法，一切都打碎。而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是政府的职责，不然城市就乱套了。要不要维持社会秩序？如果现在有人提出这个问题，